

洗然

中短篇

新作荟萃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# 浩然中短篇新作荟萃

(上)

浩然 著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# 浩然中短篇新作荟萃

(下)

浩然 著

中国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浩然中短篇新作荟萃/浩然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 
1997. 1

ISBN 7-80088-830-4

I. 浩… I. 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N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7752 号

**浩然中短篇新作荟萃**

浩然 著

责任编辑 冯义龙 王 前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

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25.125 字数: 600 千字

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5001 — 10000 册 定价: 36.00 元

ISBN7-80088-830-4/I · 104

## 自序

浩 然

年近半百之际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宣告结束。历史的车轮拐了个弯儿，挤在车上的我，也跟随过来，行驶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。回头一看，后怕得出了一身冷汗；再往前面瞧瞧，更意识到路途的艰险和严峻。

经过片刻的茫然之后，我告诫自己：无论如何也得跟车往前走，不能任凭命运摆布，更不能畏惧逃避；与其消极地自弃退缩，不如咬紧牙关拼下去、挺过去。回首以往的岁月，我充分利用了社会的优越条件，依仗着志气、正气和不懈地努力，终于由一个祖辈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农民后代，步入中国文坛，圆了作家梦。我既然能够从昨天走到今天，也应该有信心从今天走向明天，而明天的太阳一定会更美好更鲜亮。于是我紧紧地抓住时代的衣襟不放手，终于又闯过了二十年！

这二十年间，我回到生我养我的京郊大地和冀东农村，“反

醒过去，思考未来”，时时不忘铭刻在心头的座右铭：“甘于寂寞，安于贫困，深入农村，埋头苦写”。前十年我先在密云、顺义、平谷“走访”三年，以后就带着女儿在通县落户七年。这期间，我用主要时间写长篇和中篇，因为这种形式更能表现我对生活新的感受和新的认识。短篇小说也有所出产，但比以往明显地少了。后十年，我移居冀东，做些想做能做的事情，来报效乡亲父老。我自觉自愿地把创作摆在业余位置，开始的时候，协助别人把我的长篇小说新作《苍生》拍摄成电视连续剧，让农民检验是否合他们的口味；后来感觉到农村需要自己的写作队伍，就集中精力搞“文艺绿化”工程：建立三河县文联，主办文学刊物，扶植农村青年写作品，帮助他们出版小说集和诗集，编印“泥土文学丛书”。作家写小说是搞文学事业，当编辑、做辅导工作也是文学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所以我把这方面的收获，同样视为成绩。

回过头去再看看，整整二十年金子一般的光阴又逝去了！庆幸当时我没有在困惑中从时代的列车上逃遁而坚持下来，所以如今依然是挺着胸膛站立的我。这二十年我活得很充实，我活得很有价值。此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这两本新时期中短篇小说精选，另外还有八部长篇小说，加上近百期文学刊物，十数本“泥土文学丛书”，就是我这一段时间劳作的成绩表。它们是我艺术生命之树孕育的最后一茬小小的果实。

按着农民的传统习惯计时，三天前我在小镇住所“泥土巢”度过了六十五岁生日。检点这些成长在枯枝朽杈上的产品，回想到它们得来之过程，得来之不易，实在是感慨良多的。我曾经在《追赶者的几句话》文稿中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时代是水，我是船，我随着时代的脚步而有所前进；除此以外，在认识我们自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方面，我没有任何高明超人之处。”现

在跟读者见面的这些中短篇小说作品，是我从现实生活中，给农村摄取的一些面影、为农民记录的一点声音。它们都是真实的写照。

如果上苍肯再赐予我十年左右的时间，我还要创造个“记录”，将会把我最珍贵的礼品献给生我养我、恩如天高地厚的沃野，回报爱我的乡亲父老和我所爱的人。那就是写作“回忆录系列”，尤其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亲身经历自述部分。盼望能够遂心所愿，死而方可瞑目！

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泥土巢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道 口.....      | (1)   |
| 花皮大西瓜.....    | (9)   |
| 山沟里的小姑娘 ..... | (26)  |
| 火车上 .....     | (37)  |
| 机灵鬼 .....     | (51)  |
| 弯弯绕的后代 .....  | (66)  |
| 误 会 .....     | (83)  |
| 老队长的婚礼.....   | (100) |
| 晨 雾.....      | (118) |
| 蓝背心.....      | (132) |
| 倔丫头琴琴.....    | (149) |
| 新 婚.....      | (158) |
| 俊 姐.....      | (175) |
| 衣 扣.....      | (186) |
| 浮 云.....      | (205) |
| 傻丫头.....      | (336) |
| 能人楚世杰.....    | (387) |
| 战士小胡.....     | (447)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细雨绵绵.....     | (498) |
| 赵百万的人生片断..... | (547) |
| 杨庄风流事.....    | (625) |
| 山豆.....       | (661) |
| 笑话.....       | (708) |
| 碧草岩上吹来的风..... | (754) |

## 道 口

这儿虽然是城郊，却很偏僻；方圆三五里的地方之内，除了庄稼地，就是果木树；看不见村落农舍，听不见鸡啼狗叫，唯有两条交叉着的沙石车道，偶尔能有来往的行人出现。那一间孤伶伶的红砖房子，耸立在从道口缓缓隆起的山坡上。老护林员就住在这儿，已经整整地住了十五年。即使进入结冰飞雪的季节，他也不肯离开。今儿个倒是个例外，他不仅离开了这里，而且足足半天的光景没有转回来。

给他替班的老伴儿，这当儿正站在寨子跟前的鸡窝上；那两只有点儿昏花的眼睛，焦急地望着左边那股道上最尽头的白杨树。她的稀疏而又灰白的头发里，被晌午的太阳晒得冒出了汗水；两条有点弯曲的腿，也站得很酸麻。她心里暗自地抱怨着护林员：

“怎么还不见老东西的影子呢？一个制订守纪律公约的党小组会，能开这么久吗？你真不知道，我得快回村去，有好多要紧的事儿办吗？起了晌，我们‘老太太学雷锋小组’，要给猪场饲养院洒灭苍蝇的药水，我可不能缺勤呀！人家都知道，我是合作化那阵的‘爱社如家’的模范社员，如今人们都在用实际

行动恢复着好作风，我不多立点新功，合适吗？等孙子下学回来，还得让他接着茬儿给我们讲维护新秩序的法令呀！谁都知道我是土改那会儿的‘除奸能手’，如今大伙儿都盼着安安定定搞四化，过日子，我不为这个任务效点力，应当吗？你呀，你呀，说不定又替谁家办好事儿去了，光顾自己先进，不管我，这对我吗？……”

她这样嘀嘀咕咕地想着，抹抹滚到脑门子上的汗珠儿，活动活动腿脚，再一次抬头远望的时候，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模样。她瞧见，老头子突然出现在道口上。她想，到底是骑自行车比用两只脚量走得快当，还没见老东西从白杨树那边露出影子，就象从地里钻出一样地到跟前了。她赶忙从鸡窝上跳下来，快步走进屋。两只手麻利地收拾好东西，放进荆条编的篮子里，又搁在门外边的窗台上。她打算跟老头子交代几句话，提起篮子，就立即往家里走。

没有听到自行车的飞轮响，也没有听到脚步声，更不见老护林员迈步进来，这是怎么回事儿呢？

她紧迈几步，迎到排子门口，朝外一看，象小姑娘一样，害臊地微微一笑。她看错了，来到她跟前的，是一个年纪并不老的过路人。过路人没有骑自行车，在道口犹豫一下，就一手扶着车把，一手提着车子后衣架，挺费劲地从下边往山坡上推。

护林员老伴儿瞧见过路人活象刚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，浑身都被汗水给泡透了，的确良的褂子和人造棉的裤子，都紧紧地贴裹在背上和腿上；肩头和裤角的地方还沾着几片紫穗槐的绿叶和猫眼睛花瓣儿。

她用一种怜惜的声调问：“喂，你把车子给骑坏了？”

过路人一边往坡上推车，一边象拉风箱那样，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回答说：“唉，我今儿个倒霉到家了……”

护林员老伴把过路人迎进用各种树枝围成的院子里。她瞧见自行车是崭新的：座垫是用红灯芯绒缝的，就以一种指责的口气说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哪，就是没个正形。政府一个劲儿宣传要留神交通安全，要遵守公共秩序，可你们，偏偏抖神、骑快车！坏了吧？”

过路人放下车，用手掌把脸上的汗水捋了一把，有几分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不是骑快车闹坏的……”

“别嘴硬了！啥事儿也瞒不过我的眼睛！”

“真的，是我把钥匙丢了……”

“啊，丢了钥匙；丢在哪了？”

“城里边……”

“哎，为啥不小心点呢？那钥匙要是找不到可咋办？万一碰上个坏心肠的人，拾到钥匙，把车推走，又得给公安局的同志添麻烦呀！等会儿派出所的杨同志来了，我非让他批评你一頓不可！”

过路人听到这句话，看老人家一眼：“您别逗了，他能到这儿来吗？”

护林员老伴故意绷着脸：“咋不能？他一天要从这儿过几趟，不来喝口水，也得抽一锅子旱烟！”她又哈哈地笑，“别怕成那样，我不给你说，下次长记性，别再丢东西就是了。”

过路人咧嘴一笑，问道：“您这儿有改锥吗？”

“找改锥干啥？”

“我把车锁拆开，好骑着赶路。”

“哟，挺好的一把锁，拆开多可惜。等一会儿，我家老头子回来，你骑上他那车先走，让他替你配一把钥匙，回头再把车换给你。别看他老白毛了，手可巧哪！”

“谢谢您，不用麻烦啦……”

“这有啥麻烦的呀！你没见过我们那老头子，总该听说过他吧？他在这儿守了十五年林子，帮不认识的人干了多少好事呀！有一回，十冬腊月下大雪，一个过路的人病倒在道口上了。他奔过去，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袄，给人家裹上；光着膀子，把人家背到村子里的医疗站去的……他在全公社出了名，倒不光是因为学雷锋办好事，他勇敢着哪！那一年，有三四个专搞打砸抢的坏蛋，把老县长给绑到这个树林里，要给收拾死。我家老头子单人独马，跟那几个人拼，救下了那位领导人。至今，他那手腕子上还留着两条子大疤拉哪……”

过路人眨眨眼，好象没有心思听这些话，敷衍地点点头之后说：“我不能再等了，我得赶快给我妈妈去抓药，要不就没救了……”

护林员老伴儿听到这句话吃一惊：“哎呀，要有这样大的事儿，拆一把锁倒也值得。等我给你找找改锥去！”她这样说着，转身进了屋；在桌子上、抽斗里，到处找个遍，好不容易在炕席边底下找到一把生了锈的大改锥。她高兴地往门外走，发现那辆丢了钥匙的自行车不在院中央了，已经被过路人推到西房山的下边。她抬眼一看，又见那个排子门被关上了，过路人正一手拧着小褂子上的汗水，一手在寨子门上扒着缝儿朝外张望。老人家收住步，心里打个沉，机警地想：

“这个人真怪，不把车子放到树阴凉里，反而推到西边太阳地晒着去？他急着要赶路，怎么还把排子门儿给关上了？那寨子并不高，他不用翘脚就能往外看，为啥偏偏蜷着腿、弯着腰地扒寨子门缝呢？还有，在大道上走路，哪会沾一身树叶子和野花瓣儿呢？车钥匙是在城里丢的，干吗跑到好几里远的地方来拆锁呢？……可别是干了坏事的人，拿我这个地方当防空洞，把他给放跑了哇！……”

她这样在脑子里急速地判断着，见那个过路人直起身子，要转回来，便急中生智，顺势地把手里拿着的改锥塞进窗台上的篮子里。

“您的改锥呢？”

“真不巧，到处都翻遍了，也没个影儿。”

“我帮您找找看！”

“老头子就讨厌别人乱翻他的东西。等一会儿他就来了……”

“人命关天的事，哪能这么磨磨蹭蹭的！”

过路人这么急赤白脸地说着，就很不客气地闯进屋里，稀里哗啦地到处找翻起来。

护林员的老伴儿一见过路人这副架势，越发肯定他不是个好人。这可就让老人家为难了：扣留他吧，准扣不住；抓起他来，瞧那五大三粗的个子，准对付不过；自己受点伤倒是小事儿，若是放跑了他，不就让一个坏人漏出法网了吗？

过路人冲出屋，手里攥着一把整理果树的剪刀。

护林员老伴儿站稳身子，压着急，忍着气，心里暗暗盘算：不能跟他动武，得动智谋。她透过寨子缝隙，朝两边夹着树丛的道口看一眼，强烈的太阳光下，只有小鸟儿飞落，没个人影儿。这可怎么办哪？

过路人蹲在那放倒的自行车跟前，“嘎吱、嘎吱”的，费尽了力气，也剪不断那把铁锁。

护林员的老伴儿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准、更稳当，又一次试探地大声说“别瞎使劲儿了。树林子里有干活的人，等我喊一个来帮你弄吧！”

过路人一听，“嗖”地站起身，冲着她很凶地说：“不许你喊！”随后，赌气地丢下剪刀，在院子里转圈子，要找个石块或

砖头来砸那个车锁。可惜，这里是土山坡，又收拾得挺干净，难以寻到这类家什。最后，他终于在屋门的粪筐旁边发现一把开山镐，卸下镐头，又奔向自行车。

护林员的老伴儿一看这情形慌了神。她打算拾起这根枣木的镐柄，冷不防地朝那过路人的后脑勺猛敲一下，又担心误伤了一个不该伤害的人。万分为难的当口，她的眼睛忽地一亮，就一弯腰，抓起地下的那把剪刀，轻抬脚步，移到过路人的背后去。

过路人光顾用镐砸锁，没料到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会干什么。等他把锁砸来，就扶起车子，转身冲着老太太狡猾地“嘿嘿”一笑。

这副奸诈的鬼脸，仿佛一根针猛地刺进护林员的老伴儿的心脏。她的尊严受到严重的侮辱和挑衅。她的心胸又升起一股发烫的热血，指使她不顾一切地扑向自行车。

过路人已经调转车头，一涌就到了门口，摘下排子门的钉吊儿。护林员的老伴儿手疾眼快，在过路人拉排子门的那一倏间，一把抓住自行车的后轱辘，一手拧开了螺丝帽，拔下了气门芯：只听“滋”地一声响，那轮胎就瘪了。

过路人先被吓呆，随后发了狂，扔下自行车，拾起镐把，瞪起一双血红的眼睛，朝老太太蹿过来。

护林员的老伴儿早有准备地跳出门口，一边朝山坡下飞跑，一边大声嘶喊：“抓坏人哪！”

过路人一看不妙，举起手里的镐把，狠狠地朝老太太的后边投过去，就空着两只手，钻进那莽莽苍苍的树林子里不见了。

“坏人在树林子里，快抓住他呀！”

护林员的老伴儿边跑边喊，一下子撞到一辆自行车上。

自行车嘎然停止。从车上跳下来的那个人，大个子、红脸

膛、花白的头发茬儿——正是老护林员回来了。

“快，快，抓坏人！自行车扔在咱家了，他自己跑了。  
……”

护林员一惊一喜：“他跑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树林子里，快去追呀！”

“唉，这么大的树林子，可往哪儿去追呢？”

老伴儿一想，这话有道理，又觉得痛心、委屈，鼻子一酸，泪水转在眼眶里：“唉，全怪我起初麻痹了……”

护林员宽慰她说：“别难过，跑不了他。今儿早晨我下山的时候，就瞧见他贼眉鼠眼地往城里那边去了；刚才派出所的老杨打电话来，让发动群众搜查偷自行车的人，我立刻就想到了他；我没顾喘气，追到他家，没堵着……”

老伴儿喜出望外地问：“你真认识他？”

护林员轻蔑地哼一声：“他就是那个外号‘天生革命派’嘛！文化大革命当中，他纠集一伙子人，名义上批反动路线，实际上专干打砸抢的勾当；那年在咱这树林子里谋害老县长，就有他；这会儿又变着花招儿破坏社会治安，不让大伙儿过安定日子。你说这号人可恨不可恨哪！”

老伴儿咬牙切齿地说：“黑心肝的狗东西，等逮住他，我非得咬他两口才解气！”

护林员说：“我得马上到他家去追他，免得时间一久，他又赖帐。”

老伴儿说：“我早就留心眼儿了。我趁他光顾砸锁，就悄悄地在他那白的确良褂子的后襟上，剪了两个三角口子，算是记号和把柄！”

老护林员一听这话，嘿嘿地笑了，伸出大拇指，连声夸奖：“老伙计，你真行，这叫双保险。不愧是个老除奸能手呀！”

老伴儿倒象个小姑娘似地臊红了脸。

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八日写于北京月坛